

前不久去了广州,作为评委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参加“梁宗岱翻译奖”的最后一轮评审。四川大学杨武能翻译的《魔山》等获奖。一等奖十万大洋。自不待言,没有人关注大洋多少,关注的是文学翻译——文学翻译再次引发了大家的讨论。

作为评委也好老翻译匠也好,我以为文学翻译必须有美感。说极端些,可以个别词句译得不对,但不可以整体译得不美。美而不对可以改,对而不美就无可救药。常言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然而事关翻译,情况未必如此。所以当下文学翻译的使命,即是美的重拾与归位,让美成为文学翻译实践和文学翻译批评的“压舱石”。

我一向认为,文学翻译绝不仅仅是语义、语汇、语法、语体的对接,而且审美感受的对接,文学才情的对接,甚至是人文气质的对接、灵魂切片的对接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曾说“翻译是灵魂间谍”,进而以“审美忠实”四个字概括自己的所谓翻译观。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,如果把文学翻译比作杨贵妃,重要的不是译出三围尺寸,也不是译出身高肤相,而是译出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的诗性美感。

或许哪位年轻朋友想说:本人有爱美之心,也想译出美感,可是怎样才能做到呢?培养语感!一如没有车感开不好车,没有色感画不好画,没有乐感唱不好歌,没有舞感跳不好舞,没有语感也搞不好翻译,搞也译不出美感。

那么语感从何而来呢?主要来自原著文本的大量阅读,贪而无厌,如醉如痴。如此经年累月,语感自然水到渠成。我多留意过包括部分年轻译者的翻译,坦率地说,让我怦然心动的不是很多。什么原因呢?因为不是从语感、语境到翻译,而是从语义、语法到翻译,也就是从辞典到翻译。好比把鱼拿到桌面上观察,而不是在水中观察。引用村上春树的比方,翻译好比把活蹦乱跳的金鱼刻不容缓地从鱼缸放进另一个鱼缸,如果拿到桌面上观察完了再放进另

一个鱼缸,那么语感就死掉了,节奏就死掉了,文气就死掉了。重复一句,大量阅读产生语感。有了语感,才能译出美感。不过这么说只说对一半。因为译出美感靠的是母语,对我们来说就是汉语。汉语是译出美感的另一半,甚至是更重要的另一半。这个道理很简单,无须多言。我只想提醒年轻朋友别忘了文言文的学习。也搞翻译的季羡林曾说:“你脑袋里没有几百首诗词、几十篇古文,写文章要想有什么文采,那非常难。你要翻译,就要有一定文采。”现在搞翻译,当然大多用的是白话文。只有写好白话文,译本才能有文采。而要写好白话文,就必须学好文言文。不妨断言,文言文是白话文的天花板,母语是外语的天花板。

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网络文体、手机文体无时无刻不在稀释和冲击语言的殿堂性、经典性、文学性或者诗性。优雅、高雅、典雅的书面语体正在让位于粗俗、粗糙、粗野的口语化的大白话。一部分人的语言表达和审美感受有可能正在向弱智化、低幼化突飞猛进!在这个意义上,不妨说翻译作品的美感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乎着民族审美心理的涵养和重构,也关乎着文学翻译的使命、光荣和未来。

在这方面,假如我的村上翻译有一点点贡献的话,那么恐怕在于,较之告诉大家村上讲了怎样一个故事,更在于创造性地再现了村上的文体特色、文体之美。从而使人搭眼一看就知是村上,而不是井上、河上、川上,不是渡边淳一、片山恭一、星新一,更不是东野吾吾。换言之,我笔下的村上,较之小说家村上,更是文学家村上,较之文学家村上,更是文体家村上。从而给汉语读者带来一种陌生美,一种异质语言审美体验,为现代汉语的文体艺术带来某种可能性和启示性。或者索性这样说好了,这不是我的贡献,而是翻译的贡献,汉语本身的贡献——汉语之美,美不胜收。汉语之妙,妙不可言。

### 美感和语感从何而来

林少华



印象极深的孩提往事之一,当数经常跟着母亲去屋坎下的邻家磨豆腐。磨盘。邻居的右大门角落放着磨和石磨,一看就知道有些年头了,身上坑坑洼洼的尽是岁月的斑驳,外表纵横交错,道道沟壑似在诉说它的沧桑岁月。石磨的磨盘被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架上,上磨盘中心四分之一处有个窟窿,唤作磨眼,每次磨豆腐或磨米浆,大人都是把浸泡后的黄豆或米放进这个磨眼里。大人们推磨前,把桶放在石磨的下料处,不一会,又白又嫩的米粉或豆浆就流到磨盘,再从磨盘流入桶里。

打开,用锅铲轻轻刮去上面的一层浮泡,就可以吃上豆腐花(豆腐脑)了。农家少不了豆腐这一口,但板子对我们更有吸引力,一听做板子,小馋猫们就开心坏了,屁颠屁颠地跟着大人磨米浆。白白嫩嫩的米浆从石磨上流到磨盘里,再流入磨盘下的桶里,想到很快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锅巴和板子,小馋猫的口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姐姐力气大,每次推磨、磨谷、磨米浆都是主角,母亲则拿着碗站在旁边往磨眼里放料。放料也要讲技巧,料和水须搭配均匀,水少了磨不动,多了磨出来的浆不够嫩滑,要多磨一遍。用树木制作成“丁”字形的磨杆是推磨的专用工具,磨杆扶手中间系着一根麻绳,每次磨完板子和豆腐,大人就把它悬于房梁上,下次用时再取下来擦洗干净。磨杆高度和人的双手要达到一致,推磨人把磨杆上的圆木爪套在磨手尾部的圆洞里,双脚一前一后站好,两手分别握紧磨杆两端用力推动,再借助磨盘的惯性一拉一推,如此循环推拉,很快就能看到豆浆或米浆从磨盘咬合的缝隙里汩汩流淌下来。

那些年里,家里有碓、磨

### 远去的石磨

钟巧云

和石磨的人家应该都是比较富裕的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发展,电动磨面机、碾米机等出现在大众面前,磨、碓与磨像是完成了各自神圣的使命,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回想起那些往事,总感觉石磨里流淌下来的不单是豆浆和米浆,也是我们这辈人的回忆,更是上辈人的苦涩时光。

(编者注:“板”为客家地区传统食物,泛指用米浆所制食品。)

摄影已成了大众爱好。曾随一群同龄人组成摄影团出游,到人人都需“交作业”时,看几位“大咖”的照片有多舒服,再看自己的就有多平庸;差距明显得不好意思“混腔势”。既然技不如人那要虚心请教,但高手开口就是行话术语一套套,我只好“再请明示”,这时人家也明说:都从老师那儿批发的,夜校摄影班讲得更清楚。

于是,决定睽违几十载再次“背书包、进教室、读夜书”接受专业老师“启蒙”。

开学第一节,老师寥寥数语“开场白”就让教室里几十号人茅塞顿开:法国艺术家罗丹几乎与摄影术同时诞生,他的名言“生活中从不缺少美,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”说的就是摄影。镜头后面的眼睛感觉到的“美”,手指摁快门才能得以留存;哪怕看到的是“丑”,摁下快门就因想去衬托“美”;众同学微笑颌首就差“掌声雷动”了。然后,话锋一转进入正题:想要照片拍得好,基本知识很重要。有的照片看上去前后大小都清楚,那是小光圈、慢速度形成的“长景深”;适用于全家福结婚照同学同事聚会;而“打鸟”是摄影圈拍摄鸟类的行话,一定要用长焦距、大光圈、快速度形成的“短景深”;“打

人是由肉和骨头搭造的,什么样的人却可能由石头决定。“因为正是在房屋、街道和城市的石头中,在这一集合的自身中间,我们所有人才扮演着一个角色。”(保罗·朗格让)

由陈丹燕女士导演的《萨瓦流淌的方向》主要取景地,是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,也是前南斯拉夫的首都。这里是欧洲走廊,因为宗教的民族的冲突,巴尔干被称为火药桶。这里的艺术品又充满着交错的美。帕维奇的《哈扎尔辞典》于此诞生,也许并非偶然。正是这部小说的魅力,吸引着陈丹燕来到贝尔格莱德。她想要探索的是,产生出如此超现实主义作品的现实。《萨瓦流淌的方向》里所有的影像,就是一个巨大的、充满生命张力的谜面。

作家夏多布里昂说:“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,由他所见过、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。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



鲁域风景·紫午 (油画) 平平凡

### 致小读者

高昌

惯来众口少年夸,每寸韶光都似花。但得春风吹过后,甜酸待试一园瓜。

难如明月缺还圆,转瞬风华叹少年。留得光芒照心底,一身皎洁到明天。

华年回首始伤心,错过春光不可寻。多少丰盈和美好,一生之计在于今。

一些弯路一些伤,没有艰难才反常。留点从容归自我,有时允许不坚强。



### 夜校教室的灯光最璀璨

陈茂生

注意光线方向和强度;逆光会有光晕、侧光勾勒造型、顺光展现细部……都能产生不同效果。无论手机还是单反,拍摄必须拿得稳;多次曝光的一定要三脚架或稳定器避免晃动。为方便学员“实操”甚至当起临时模特,壮实的老师故意扭扭作态让不同角度的学生观察拍摄。老师就是老师,语言形象直观,上天落地无所不能。

学校临近黄浦江又是首次举办摄影班,班里的兄弟姐妹自诩“黄浦一期”;大家来自各行各业,有“大厂”的程序员、青涩的在校学生、俊俏的网络主播、想学一技的快递小

### 生命的张力

——观《萨瓦流淌的方向》观感

项秉健

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、生活,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。”陈丹燕的纪录片中两个主要人物米先生和乌先生,就是不停地回到他们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里去的人。

米先生是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,他的分店曾遍布前南斯拉夫,每天就能出版一本新书。如今只剩下一家店面,为了筹措出版一本新书的经费,而不得不腾挪库房,以求节约租金。不幸的是,一场暴雨淹了那间业已破败的库房。即便如此,米先生表示,他甘愿做堂吉珂德。

乌先生是一名策展人,他为了重现那个他所见过、爱过的世界,而举办

的展会,连一分钱都赚不到;可他还是竭尽所能地把所有藏品——当年的服装、汽车、海报、明星球衣等等——搜罗出来,只为了一个仅有24小时展期的展会。这个展会的名字,叫做“生活在继续”。

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是形而上的,全凭人的感悟而存在。一些纸,一些布,一些材质的不同的器物,一些大大小小的铅字——宝贵的精神生命。这样的非物质,这样地非附在物质上不可。铭记与珍惜这些书这些东西的意义在于,它是你生命之外的生命。

《哈扎尔辞典》中有段话“世上有一面快镜和一面慢镜,快镜在事情发生之前照出,慢镜在事情发生之后照出。可要是一个人同时看快镜和慢镜,他就坠入现实”。《萨瓦流淌的方向》是从溯流开始,慢镜中的萨瓦有死难者纪念碑、沉重的翅膀、战火燃尽

的废墟。与此同时,我们看到了快镜预示的萨瓦,拉小提琴的女孩,旧时家喻户晓儿歌的童声合唱,街头节日般的氛围。“炸弹改变不了什么,最重要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。真正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,总是无法被摧毁的。”与战争相反的是音乐。为什么音乐与战争相反?因为故乡不喜欢战争,孩子不喜欢战争;他们喜欢音乐。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令人久久难忘——在废弃楼顶玩耍奔跑的少年——这是一个在创伤与希望之间充满张力的镜头。也是快镜与慢镜聚焦的现实。

在帕维奇笔下,地狱是三大宗教最为一致的地方——彼此为敌,互相惩罚,而且永不宽恕。我想,在人间当各有各的幸福,有自己的“天生的中意、习惯的文化、记忆中的家园”。

拍摄实电影几乎就是陈丹燕的宿命,来自上海这样一座有着巨大包容性城市的旅行作家,睁大眼睛看世界,最能发现她所观察到的影像背后的意蕴。从《萨瓦流淌的方向》中,让我们各自感受萨瓦的生命张力与灵魂脉动。

### “米寿封”飘然而至

林霏开

如今人们都不写信了,邮票似已过时。但我始终相信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·赛弗尔特在《英属圭亚那》一文中的结论:“集邮万岁!”恐怕,也只有到了我这样84岁的年纪,才更深切地体会到,唐先生这亲笔书写的薄薄一封,包含着多么沉甸甸的邮情和友谊。

我微信于他:“您的米寿封,对我们后来者是很大的鼓励!”他答:“不要客气,老朋友!再过4年等您的米寿封!”

读者诸君,您看我们的兴致不错吧。在这平凡的集邮小花园里,总有一份特殊的安宁和快乐呢。

中国,有许多地方以“长寿”为名,许多集邮者喜欢收集“长寿”的地名邮戳。例如,四川长寿县的集邮者,向长寿发电厂的朋友,寄发了一批纪念封,盖有“四川长寿631220”邮戳。江苏江阴的集邮者,制作了当地的“长寿”邮戳卡。无锡市民建、工商联曾成立“寿星集邮协会”,纪念封上画了一位长须飘拂的老寿星,正在翻阅集邮册,分外有趣。

集邮能疏解心情,确实有助于增寿,集邮界更多的是长寿老人。唐无忌先生的“米寿封”,仅印88枚,我想,每一位收到的朋友,都会视之为家传珍品。

哥,还有期待释放压力的公司高管;文化、秉性差异明显,但都喜欢摄影,还留意世间烟火的美好。尤其到了学习照片后期处理课程,课堂大屏幕有教学PPT演示,裁剪、修复和滤镜处理需要在各种处理软件中来回切换;调整曝光、对比度、饱和度和色温等参数的软件,有些需要在计算机下载更新,有些则是手机自带,年纪大的反应慢,年轻的粗心大意;反应不同难免慌乱,此时就靠相互提示、彼此帮助,让课堂作业尽可能地多一点视觉冲击力。

课程结束时,大家把教室装扮成一个小展厅。结业之余,“‘黄浦一期’班级群”仍然活跃,每个人都努力呈现新作,相互点评激发灵感;老师也会点赞、点拨。至于愚拙如我,不敢说“老白”已蝶变成高手,但所有摄影上些许进展都源于夜校教室里的“诗和远方”;如今每次经过,尽管夜空霓虹闪耀,觉得还是教室灯光最璀璨。

### 十日谈

我爱上夜校 责编:沈琦华

明起请看一组《斋号的故事》,责编:吴南瑶。